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二十

列傳九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父仁岳河東牙將累贈太子太師唐莊宗之為晉王也廣募勝兵時思以趨悍應募累從戎役後為長直都校歷捧聖軍使晉初遷六軍都虞

侯漢高祖出鎮并門奏以恩從行尋表爲河東牢城都指揮使以勤幹見稱漢國初建授檢校太保遙領鄧州漢有天下遷檢校太尉昭義軍節度使乾祐初李守貞叛于河中太祖征之朝廷命恩帥部兵以副焉既而御衆無能勒歸舊藩思在上黨凡五年無令譽可稱唯以聚斂爲務性又鄙怯未嘗與賓佐有酒肴之會嘗有從事欲求謁見者恩覽刺而怒曰彼必是來獵酒也命典客者飲而遣之其鄙怯也如是太祖受命就加平章事

初太祖微時以季父待思及即位遣其妻入觀太祖拜之如家人之禮仍呼為叔母其恩顧如是廣順二年秋思來朝加僕侍中移鎮宋州三年夏詔赴闕改授平盧軍節度使思將赴鎮奏太祖云臣在宋州出鎮得絲十餘萬兩謹以上進請行徵督太祖頷之尋詔本州折券以諭其民及到鎮未幾染風痺之疾上表請尋醫既而昇疾歸洛顯德元年春卒年六十有九贈中書令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鄄城人父景珂倜儻有膽氣梁貞

明初唐莊宗始駐軍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  
固守踰年後為北軍所攻景珂戰歿衆潰光鄴時年十  
歲為明宗軍所俘以其穎悟俾侍左右字之曰永定既  
冠沈毅有謀益事寡過明宗即位時深委遇累遷至皇  
城使檢校司空長興中樞密使安重誨得罪時光鄴與  
中官孟小僧頗有力焉居無何出為耀州團練使清泰  
初入為左監門衛大將軍晉天福中歷棣沂二州刺史  
西京副留守開運初授宣徽使楊光遠叛滅青州平除

為防禦使朝廷以兵亂之後人物彫弊故命光鄴理之  
光鄴好聚書重儒者虛齋論議唯求理道時郡民喪亡  
十之六七而招懷撫諭視之如傷故朞月之間流亡載  
輯契丹入汴偽命權知曹州李從益假號以光鄴明宗  
舊臣署爲樞密使漢祖至汴改左領衛大將軍乾祐初  
遷右金吾衛大將軍充銜使檢校大保太祖踐阼復授  
宣徽使左千牛衛上將軍檢校太傅數月兼樞密副使  
會永興李洪信入朝代知軍府事廣順二年十月卒于

長安時年四十六光鄴有器度慎密敦厚出于天然喜  
愠不形于色事繼母以孝聞兄弟皆雍睦雖食祿日久  
家無餘財任金吾日假官屋數間以蔽風雨親族累重  
糲食纔給人不堪其憂光鄴處之晏如也賓朋至則貫  
酒延之談說終日略無厭倦士大夫多之及擢知京兆  
以寬靜為治前政有煩苛之事一切停罷百姓便之及  
病甚召親隨于卧內戒之曰氣絕之後以屍歸洛不得  
于此停留慮煩軍府言訖而終京兆吏如喪所親或有

以漿酒達奠者樞密使王峻素重光鄴且欲厚卹其家  
為之上請故自終及葬所賜赙贈幾數千計詔贈太子  
少師光鄴膚革肥贊善于攝養故司天監趙延乂有表  
許之術嘗謂人曰翟君外厚而內薄雖貴而無壽果如  
其言

曹英字德秀舊名犯今上御名故改焉本常山鎮定人  
父全武事趙王王鎔為列校英因得隸于鎔之帳下及  
張文禮之亂唐莊宗奄有其地乃錄鎔之左右署為散

指揮使明宗即位英侍于仗下問其祖考英以實對明宗曰乃朕之舊也擢為本班行首每加顧遇晉天福中遷弩手軍使平張從賓于汜水以功授本軍都校漢初改奉國軍主加檢校司徒兼康州刺史乾祐初李守貞據河中叛授行營步軍都校河中平遷本軍廂主領岳州防禦使隨太祖在魏為北面行營步軍都校從平內難國初以翊戴功授昭武節度使檢校太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二年春總兵討慕容彥超于兗州梯衝斬壘

頗有力焉夏五月太祖親征因併兵攻陷其城及凱旋  
領彰信軍節度使典軍如故世宗嗣位加同平章事授  
成德軍節度使車駕自太原迴加兼侍中顯德元年冬  
卒于鎮時年四十九制贈中書令英性沈厚謙恭有禮  
雖衽席之際接對賓客亦未嘗造次及卒縉紳之士亦  
皆惜之

李彥頤字德循太原人也本以商賈為業太祖鎮鄆寘  
之左右及即位歷綾錦副使擢易使世宗嗣位以彥頤

有舊超授內客省使未幾知相州軍府事尋改延州兵

馬留後到鎮頗以殖貨為意窺圖贋利侵漁蕃漢部人

羣情大擾會世宗南征蕃部結聚圍迫州城彥頤閉壁

自守求援于隣道賴救兵至乃解世宗不悅徵赴京師

然猶委曲庇護竟不之責尋為西京水南巡檢使居無

何命權知泗州軍州事改滄州兩使留後彥頤到任處

置乖方大為物情所鄙顯德六年秋受代歸闕遇疾而

卒時年五十二

李暉字順光瀛州東城人弱冠應募于龍驤軍漢祖領  
河東暉請從因得署為河東牙將漢有天下授檢校司  
徒大內皇城使未幾遷宣徽南院使乾祐初拜河陽節  
度使檢校太傅太祖登極加同平章事尋移鎮滄州顯  
德元年就加兼侍中二年秋以世宗誕慶節來朝改邠  
州節度使五年移鎮鳳翔歲餘卒于鎮優詔贈中書令  
暉之儀貌不及于常人而位極將相年登耳順袁許之  
術夫何恃哉然性貪鄙而好小惠以邀虛譽故在河陽

及滄州日民皆詣闕請立碑以頌其美識者亦未之許也

李建崇潞州人少從軍善騎射初事唐武皇為鐵林都將轉突騎飛騎二軍使從莊宗攻常山梁巴堅來援莊宗率親軍千騎遇于滿城兵少為契丹所圍時建崇為親將與契丹格鬪自午至申會李嗣昭騎至契丹乃解去同光中自龍武捧聖都指揮使出歷襄秦徐雍都指揮使建崇性純厚處身任過不能巧宦以致久滯偏裨

明宗嘗掌牙兵與建崇共事及即位甚愍之連授磁沁  
二郡入晉為申州刺史天福七年冬襄州安從進構逆  
率衆寇南陽時建崇領步騎千餘屯于葉縣開封尹鄭  
王遣宣徽使張從恩皇城使焦繼勲率在京諸軍會建  
崇軍拒賊至湖陽縣之花山遇從恩軍建崇接戰大敗  
之以功授亳州團練使襄陽平遷安州防禦使歷河陽  
邢州兵馬留後漢初入為右衛大將軍年逾七十神氣  
不衰建崇始自代北事武皇至是四十餘年前後所掌

兵麾下部曲多至節鉞零落殆盡唯建崇雖位不及藩  
屏而康強自適以至者耄太祖即位授左監門衛上將  
軍廣順三年春卒贈黔南節度使

王重裔陳州宛邱人父達歷安均洛三州刺史因家于  
洛重裔幼沈厚有勇善騎射年未及冠事莊宗為廝直  
管契丹直從安汴洛累為禁軍指揮使晉天福中鎮州  
安重榮謀叛稱兵指閼朝廷命杜重威率師拒之賊陣  
于宗城東晉遣騎軍擊之再合不動杜重威懼謀欲抽

退重裔曰兵家忌退但請公分麾下兵擊其兩翼重裔  
爲公陷陣當其中軍彼必狼狽矣重威從之重榮即時  
退蹤遂敗以功遷護聖右廂都指揮使領費州刺史漢  
初仍典禁軍從征鄆都平遷深州刺史淮夷以李守貞  
故數侵邊地以重裔爲亳州防禦使又令于徐州巡檢  
兼知軍州就加檢校太傅太祖踐阼加爵邑改功臣廣  
順元年夏以疾卒年五十三贈武信軍節度使

孫漢英太原人也父重進事唐武皇莊宗爲大將賜姓

名存進唐書有傳漢英少事戎伍稍至都將嘗為東面  
馬步軍都指揮使清泰初興元節度使張虔劍失律于  
岐下遂以其地西臣于蜀漢英兄漢韶時為洋州節度  
使因茲阻隔亦送款于蜀由是漢英與弟漢筠久之不  
調漢乾祐中太祖西征蒲雍以漢英戚里之分奏于軍  
中指使蒲雍平班師隱帝以漢英為絳州刺史檢校司  
徒廣順元年冬卒于都

許遷鄆州人也初為本州牙將性剛褊漢乾祐初為左

屯衛將軍與少府監馬從斌同監造漢祖山陵法物節  
財省用減數萬計改左監門大將軍又加檢校司空漢  
末權知隰州太祖踐阼劉崇遣子鈞率兵寇平陽路由  
于隰賊衆攻城城中兵少遷感激指諭士鬪兼倍賊衆  
傷夷尋自退去太祖降詔撫諭正授隰州刺史遷切于  
除盜嫉惡過當或釘磔賊人令部下彎割悞斷不合死  
罪人其家詣闈致訟詔下開封府獄時陳觀為知府素  
與遷不協深劾其事欲追遷對訟太祖以事狀可原但

罷郡而已遷既奉朝請因大詣陳觀謂王峻曰相公執  
政所與參議宜求賢德如陳觀者為儒無家行為官多  
任情苟知其微屠沽兒恥與為侶况明公乎峻無以沮  
之既而嬰疾請告歸沒上而卒

趙鳳冀州襄強縣人幼讀書舉童子既長充豪多力以  
殺人暴掠為事吏不能禁安重榮鎮常山招聚叛亡鳳  
乃應募既而犯法當死即破械踰獄遁而獲免天福中  
趙延壽為契丹鄉道歲侵深冀鳳往依焉宋史荆罕儒傳罕儒少無

賴與趙鳳張輩為羣盜晉天福中相率  
詣范陽委贊燕王趙延壽得掌兵權

契丹主素聞其

桀黠署為羽林軍使累遷羽林都指揮使常令將兵在  
邊貝冀之民日罹其患晉末契丹入洛鳳從至東京授  
宿州防禦使漢祖即位受代歸闕尋授河陽行軍司馬  
乾祐初入為龍武將軍丁父憂起復授右千牛衛大將  
軍漢末都城變起兵集之夜無不剽之室唯鳳里間兵  
不敢犯人皆服其膽勇廣順初用為宋亳宿三州巡檢  
使鳳出于伏莽尤知盜之隱伏乃誘致盜魁于麾下厚

待之每擰皺之發無不擒捕衆以為能然平民因捕盜而破家者多矣鳳善事人或使臣經由靡不傾財厚奉故得延譽而掩其醜迹太祖聞其幹事用為單州刺史既剛忿不仁得位愈熾刑獄之間尤為不道常抑奪人之妻女又以進奉南郊為名率斂部民財貨為人所訟廣順三年十二月詔削奪鳳在身官爵尋令賜死

齊藏珍少歷內職累遷諸衛將軍前後監押兵師在外頗稱幹事然險詖無行殘忍辦給無不畏其利口廣順

中奉命滑州界巡護河隄以弛慢致河決除名配沙門  
島世宗在西班時與藏珍同列每聆其談論或剖判世  
務似有可采及即位自流所徵還秦鳳之役令監偏師  
及淮上用兵復委監護與軍校何超領兵降下光州藏  
珍欺隱官物甚多超以為不可藏珍曰沙門島已有屋  
數間不妨再去矣其不畏法也如此世宗既破紫金山  
砦追吳寇至渴口因與藏珍言及克捷之狀對曰陛下  
神武之功近代無比于文德則未光世宗頷之又問以

揚州之事對曰揚州地實卑濕食物例多腥腐臣去歲在彼人以鱠魚饋臣者視其盤中丸屈一如蛇虺之狀假使鶴雀有知亦應不食豈況于人哉其敷奏大率多此類聞者無不悚然一日又奏云唐景思已為刺史臣猶未蒙聖澤世宗俛而從之時濠梁未下即命為濠州行州刺史及張永德與李重進有間言藏珍嘗游說重進洎壽陽兵迴諸將中有以藏珍之言上奏者世宗怒急召赴闕四年夏以其冒稱檢校官罪按其事而斃之

蓋不欲暴其惡跡也

王環本真定人唐天成初孟知祥鎮西川環往事之及  
知祥建號環累典軍衛立昶嗣位環常宿衛于中顯德  
二年秋王師西伐時環為鳳州節度使初偏師傅其城  
下為環所敗裨將胡立為環所擒是冬王師大集急攻  
其城蜀之援兵相次敗走環聞之守備愈堅王師攻擊  
數月方克城陷環就擒及到闕世宗以忠于所事釋其  
罪授右驍衛大將軍四年冬世宗南征環隨駕至泗州

遇疾而卒

張彥超本沙陀部人也素有郤克之疾時號為跛子初以騎射事唐莊宗為馬直軍使莊宗入汴授神武指揮使明宗嘗以為養子天成中擢授蔚州刺史素與晉高祖不協屬其總戎于太原遂舉其城投于契丹即以為雲州節度使契丹之南侵也彥超率部衆頗為鎮魏之患及契丹入汴遷侍衛馬軍都校尋授晉昌軍節度使漢高祖入洛彥超飛表諭誠移授保大軍節度使乾祐

初奉詔歸闕止奉朝請而已太祖自鄴入平內難隱帝  
令彥超董騎軍為拒劉子陂兵亂彥超先謁見太祖廣  
順中授神武統軍顯德三年冬以疾終于第制贈太子  
太師

張穎太原人駙馬都尉永德之父

宋史列傳永德并州陽曲人家世饒財曾

祖丕尚氣節後唐武皇鎮太原急于用度多嚴選富家  
子掌帑庫或調度不給即坐誅沒入貲產丕為之滿歲  
府財有餘宗人政當次補其任率族屬泣拜  
請丕濟其急丕又為代掌一年鄉里服其義累為藩郡

列校由內職歷諸衛將軍國初以戚里之故自華州行

軍司馬歷郢懷二州刺史遷安州防禦使頴性卞急峻  
刻不容人之小過雖左右親信亦皆怨之部曲曹澄有  
處女頴逼而娶之澄遂與不逞之徒數人同謀害頴中  
夜挾刃入于寢門執頴而殺之遂奔于金陵世宗征淮  
南以永德之故遣江南李景令執澄等送行在及至世  
宗以澄等賜永德俾甘心而戮之

劉仁瞻略通儒術好兵書在澤國甚有聲望吳主知之  
累遷為偽右監門衛將軍歷黃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

洎李景僭襲偽位俾掌親軍遷郢州節度使居數年復以兵柄任之改壽州節度使及王師渡淮而仁贍固守甚堅洎世宗駐蹕于其壘北數道齊攻填塹陷壁晝夜不息如是者累月世宗臨城以諭之而仁贍但遯詞以謝及車駕還京命李重進總兵守之復乘間陷我南砦自是圍之愈急城中飢死者甚衆三年冬淮寇復來救援列砦于紫金山夾道相屬畧然數十里垂及壽壁而重進兵幾不能支世宗患之遂復議親征車駕至壽春

命令上率師破紫金山之衆擒其應援使陳承昭以獻  
仁瞻聞援兵既敗計無所出但扼吭浩嘆而已會世宗  
以紫金山之捷飛詔以諭之時仁瞻卧疾已亟因飄然  
納歎而城內諸軍萬計皆屏息以聽其命及見于行在  
世宗撫之甚厚賜與加等復令入城養病尋授天平軍  
節度使兼中書令制出之日薨于其家年五十八世宗  
聞之遣使弔祭命內臣監護喪事追封彭城郡王後以  
其子崇讚為懷州刺史仁瞻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重圍

之中其子崇諫犯軍禁即令斬之故能以一城之衆連  
年拒守逮其來降而其下未敢竊議者保其後嗣抑有  
由焉崇讚仕周累為郡守幼子崇諒後自江南歸于本  
朝亦位至省郎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周列傳九張穎傳國初以戚里之故自華州行軍司馬歷郢懷  
二州刺史遷安州防禦使 案宋史作事晉為安州  
防禦使與是書異

劉仁瞻傳時仁瞻卧疾已亟因翻然納款 案歐陽史  
云仁瞻固守三月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  
仁瞻書以城降是仁瞻未嘗親納款于周也是書作  
翻然納款蓋仍周實錄原文未釐正

案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二十一

列傳十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本郡樂營使峻幼慧點善歌梁貞明初張筠鎮相州憐峻敏慧遂畜之及莊宗入魏州筠棄鎮南渡以峻自隨時租庸使趙巖訪筠

于其第筠名峻聲歌以侑酒巖悅筠因以贈之頗得親愛梁亡趙氏族滅峻流離無依寄食于符離陳氏之家久之彌窘乃事三司使張延朗所給甚薄清泰末延朗誅漢祖盡得延朗之資產僕從而峻在籍中從歷數鎮常為典客漢祖踐阼授客省使奉使荆南留于襄漢為監軍入為內客省使及趙思綰作亂于永興漢隱帝命郭從義討之以峻為兵馬都監從義與峻不協甚如水火未幾改宣徽北院使賊平加檢校太傅轉南院使太

祖鎮鄴兼北面兵馬峻為監軍留駐鄴城隱帝蕭牆變  
起峻亦為羣小所構舉家見害從太祖赴闕綢繆帷幄  
贊成大事峻居首焉京師平定受漢太后令充樞密使  
太祖北征至澶州為諸軍擁迫峻與王殷在京聞變乃  
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往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  
往許州以防他變二州安然亦峻之謀也太祖踐阼加  
平章事尋兼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時朝廷  
初建四方多故峻夙夜奉事知無不為每與太祖商確

軍事未嘗不移時而退甚有裨益然為性輕躁舉措率  
易以天下之事為已任每有啓請多自任情太祖從而  
順之則忻然而退稍未允可則應聲而愠不遜之語隨  
事輒發太祖素知其為人且以佐命之故每優容之峻  
年長于太祖二歲太祖雖登大位時以兄呼之有時呼  
表字不忘布衣之契也峻以此益自負焉廣順元年冬  
劉崇與契丹圍晉州峻請行應援太祖用為行營都部  
署以徐州節度使王彥超為副詔諸軍並取峻節度許

峻以便宜從事軍行資用仰給于官隨行將吏得自選  
擇將發之前召宴于滋德殿太祖出女樂以寵之奉辭  
之日恩賜優厚不拘常制及發太祖幸西莊親臨宴餞  
別賜御馬玉帶執手而別峻至陝駐留數夕劉崇攻晉  
州甚急太祖憂其不可支議親征取澤州路入與峻會  
合先令諭峻峻遣驛騎馳奏請車駕不宜行幸時已降御  
札行有日矣會峻奏至乃止峻軍既過絳郡距平陽一  
舍賊軍燔營狼狽而遁峻入晉州或請追賊必有大利

峻猶豫久之翌日方遣騎軍襲賊信宿而還向使峻極力追蹕則并汾之孽無噍類矣峻亦深恥無功因計度增修平陽故城而迴時永興軍節度使李洪信漢室之密戚也自太祖踐阼恒有憂沮之意而本城軍不滿千峻出征至陝州以救援晉州為辭抽起數百人及劉崇北遁又遣禁兵千餘人屯于京兆洪信懼遂請入朝峻軍迴太祖厚加優賜時慕容彥超叛于兗州已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容省使向訓率兵攻之峻意欲自

將兵討賊累言于太祖曰慕容劇賊曹英不易與之敵  
耳太祖默然未幾親征命峻為隨駕一行都部署破賊  
之日峻督軍在城南其衆先登頗有得色從駕還京未  
幾貢表乞解樞機即時退歸私第峻貪權利多機數好  
施小惠喜人附已太祖登極之初務存謙抑潛龍將佐  
未甚進用其後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稍遷要職峻心  
忌之至是求退蓋偵太祖之意也未陳請之前多發外  
諸侯書以求保證旬浹之內諸道馳騎進納峻書聞者

驚駭其事峻連貢三章中使宣諭無虛日太祖嚴駕將幸其第峻聞之即馳馬入見太祖慰勞久之復令視事峻又于本院之東別建公署廊廡聽事高廣華侈及土木之功畢請太祖臨幸恩賜甚厚其後內園新起小殿峻視之奏曰宮室已多何用于此太祖曰樞密院舍宇不少公更自興造何也峻慙默而退時峻以前事趙巖頗承寵愛至是欲希贈官立碑或謂峻曰趙巖以謗佞事君破壞梁室至今言者無不切齒苟如所欲必貽物議

乃止嚴姪崇勲居于陳郡峻為求官田宅以賜之太祖  
亦從之三年春修利河堤大興土功峻受詔檢校既而  
世宗自澶州入觀峻素憚世宗之聰明英果聞其赴闕  
即自河次歸朝居無何邀求兼領青州太祖不得已而  
授之既受命求暫赴任奏借左藏綾絹萬匹從之是歲  
戶部侍郎趙上交權知貢舉上交嘗詣峻峻言及一童  
子上交不達其旨榜出之日童子不第峻銜之及貢院  
申中書門下取日過堂峻知印判定過日及上交引新

及第人至中書峻在政事堂厲聲曰今歲選士不公當  
須覆試諸相曰但緣已行指揮行過臨事不欲改移况  
未敕下覆試非晚峻愈怒詰責上交聲聞于外少頃竟  
令引過及罷上交詣本廳謝峻峻又延之飲酌從容翌  
日峻奏上交知舉不公請致之于法太祖領之而已又  
奏請以顏惲陳觀代范質李穀為相太祖曰進退宰輔  
未可倉卒待徐思之峻論列其事奏對不遜太祖未食  
日將亭午諍之不已太祖曰節假之內未欲便行已俟

假開即依所奏峻退至中書是月吏部選人過門下峻當其事頗疑選部不公其擬官選人落下者三十餘人次日寒食時節臣寮各歸私第午時宣召宰臣樞密使及入幽峻于別所太祖見馮道已下泣曰峻凌朕頗甚無禮太過擬欲盡去左右臣寮剪朕羽翼朕兒在外專意阻隔暫令到闕即懷怨望豈有既總樞機又兼宰相堅求重鎮尋亦授之任其襟懷尚未厭足如此無君誰能甘忍即召翰林學士徐臺符等草制其日退朝宣制

貶授商州司馬差供奉官蔣光遠援送赴商州未幾死于貶所時廣順三年三月也

通鑑峻至商州得腹疾帝猶愍之命其妻往視之未

卒而初峻降制除青州有司製造旌節以備迎授前一

夕其旄有聲甚異聞者駭之主者曰昔安重誨授河中

節亦有此異焉又所居堂陛忽然隱起如堆又夢被官

府追攝入司簿院寤心惡之以是尤加狂躁峻才疎位

重輕躁寡謀聽人穿鼻既國權在手而射利者曲為指

畫乃啗餌虎臣離間親舊加以善則稱已無禮于君欲

求無罪其可得乎

五代史闕文廣順初河東劉崇引契丹攻晉州遣峻率師赴援峻頓兵于

陝周祖親征遣使諭之峻見使受宣訖謂使曰與某馳還附奏陛下言晉州城堅未易可破劉崇兵鋒方銳不

可與力爭所以駐兵者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輕舉今朝中受聖知者惟李穀范質而已陛下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以賊軍入汴大事去矣使還具奏周祖自以手提其耳曰幾敗吾事

慕容彥超為兗州節使彥超即漢高祖之同產弟也嘗

冒姓閻氏體黑麻面故謂之閻崑崙彥超鎮兗州漢隱

帝欲殺周太祖名彥超方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隱帝出勞軍太后使彥超衛帝彥超曰北兵何能為

當于陣上唱坐使歸營彥超敗奔兗隱帝遇弑周太祖時彥超進呈鄆州節度使高行周來書其書意即行周毀讞太祖結連彥超之意帝覽之笑曰此必是彥超之詐也試令驗之果然其鄆州印元有缺文不相接其為印即無闕處帝尋令齋書示諭行周行周上表謝恩先是填星初至角亢占者曰角鄭分兗州屬焉彥超即率軍府賓佐步出州西門三十里致祭迎于開元寺塑像以事之謂之菩薩日至祈禱又令民家堅黃旛以禳之

及城陷彥超方在土星院燃香急乃馳去

案慕容彥超傳原本殘闕

五代史補慕容彥超素有鈞距兗州有盜者詐為大官從人跨驢于衢中市羅十餘疋價值既定引物主詣一宅門以驢付之曰此本宅使汝且在此吾為汝上白于王以請直物主許之既而聲跡悄然物主怒其不出叩門呼之則空宅也于是連叫賊巡司至疑其詐僉以驢收之詣府彥超憫之且曰勿憂吾為汝擒此賊乃留物主府中復戒廄俾高繫其驢通宵不與水草然後密告親信者牽于通衢中放之且曰此盜者之驢耳自昨日不與水草其飢渴者甚矣放之必奔歸家但可躡蹤而觀之盜無不獲也親信者如其言隨之其驢果入一小巷轉數曲忽有兒戲于門側視其驢連呼曰驢歸驢歸盜者聞之欣然出視遂擒之高祖登極改乾祐為廣順是年兗州慕容彥超反高祖親征城將破忽夜夢一人狀貌甚偉異被王者之服謂高祖曰陛下明日當

得城及覺天猶未曉高祖私謂徵兆如此可不預備乎  
于是躬督將士戮力急攻至午而城陷車駕將入有司  
請由生方鳴鞘而進遂取別巷轉數曲見一處門牆甚  
高大問之云夫子廟高祖意豁然謂近臣曰寡人所夢  
得非夫子乎不然何取路于此也因下馬觀之方升堂  
覩其聖像一如夢中所見者于是大喜叩首再拜近臣  
或諫以為天子不合拜異世陪臣高祖曰夫子聖人也  
百王取則而又夢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贊所及耶安得  
不拜仍以廟側數十家為洒埽戶命孔氏襲文宣王者  
長為本縣令慕容彥超之被圍也乘城而望見高祖  
親臨矢石其勢不可當退而憂之因勉其麾下曰汝等  
宜為吾盡命吾庫中金銀如山積若全此城吾盡以為  
賜汝等勿患富貴頃之有卒私言曰我知侍中銀皆鐵  
胎得之何用于是諸軍聞之稍稍解體未幾城陷及高  
祖之入也有司閱其庫藏其間銀鐵胎者果十有七八  
初彥超常令人開貨庫有以鐵胎銀質錢者經年後庫

吏始覺遂言之于彥超初甚憲頃之謂吏曰此易致耳汝宜偽創庫牆凡金銀器用暨纊帛等物皆藏匿仍亂撤其餘以為賊踐後申明吾當擒此輩矣庫吏如其教于是彥超下令曰吾為使長典百姓而又不謹遭賊創去其過深矣今恐百姓疑彥超隱其物宜令三日內各投狀明言實物色自當陪償之不爾者有過百姓以為然于是投狀相繼翌日鐵胎銀主果出于是擒之置之深屋中使都部曲輩晝夜造用廣府庫此銀是也

閻弘魯者後唐邢州節度使寶之子也寶唐書有傳弘

魯事唐明宗晉高祖累歷事任家本魯中洎告疾歸里慕容彥超初臨禮待極厚及謀大逞以弘魯子希俊為鎮寧軍節度副使在世宗幕下而惡之聞朝廷出兵隄

防即責弘魯曰爾教兒悍我于朝將覆吾族耶故罹其  
禍崔周度者父光表舉進士科甲盧質節制橫海辟為  
支使周度有文學起家長蘆令登朝歷監察御史右補  
闕以家在齊州欲謀葬事懇求外任除泰寧軍節度判  
官而性剛烈又以嘗為諫官覩凶帥之不法不忍坐視  
其弊因極言以諫彥超故及斯禍太祖平兗州詔曰閻  
弘魯崔周度死義之臣禮加二等所以滲漏澤而貢黃  
泉也爾等貞節昭彰正容肅厲以從順為已任以立義

作身謀履此禍機併罹冤橫宜伸贈典以慰貞魂弘魯  
可贈左驍衛大將軍周度可贈秘書少監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考證

周列傳十王峻傳又奏請以顏惲陳觀代范質李穀為  
相案顏惲陳觀歐陽史作顏衍陳同

未幾死于貶所時廣順三年三月也案五代春秋作

三月誅王峻與是書異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五百三十二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周書第二十二

列傳十一

劉暉字克明晉丞相譙國公昫之弟也昫晉書有傳暉少離鄉里唐天祐中梁將劉鄩襲太原軍至樂平時暉客于縣舍為鄩軍所俘謝彥章見之知其儒者待之以

禮謂其鄉人劉去非曰爲君得一宗人即令晦見之去  
非詢其爵里乃親族也對泣久之自是隨去非客于彥  
章門下彥章得罪去非爲郢州刺史晦隨之郡莊宗平  
河洛去非以嘗從劉守奇歸梁深懼獲罪乃棄郡投高  
季興于荆南晦累爲荊州攝官既而兄煦明宗朝爲學  
士遣人召歸梁漢顯鎮鄧州辟爲從事入爲監察御史  
歷水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長興末宰臣趙鳳鎮邢臺未  
爲節度判官清泰初入爲起居郎改駕部員外郎兼侍

御史知雜事移河南少尹兵部郎中轉大府卿漢祖受  
命用為宗正卿周初改衛尉卿廣順元年冬十月稅居  
于東京夜夢鬼詫之曰公于我塚上安牀深不奉益  
問鬼姓氏曰李丕文晦曰君言殊誤都城內豈可塚耶  
曰塚本在野張十八郎辰城時圍入忽寤又半月復夢  
前鬼曰公不相信屈觀吾舍可乎即以手培地豁然見  
華第花木叢萃房廊雕煥立晦于西廡久之見一圍火  
如電前來漸近即前鬼也引晦深入出其孥泣拜如有

所託暉問丕文鬼事曰冥司各有部屬外不知也暉曰  
余官何至再三不對若訊之曰齊王判官暉曰張令公  
為齊王去世久矣今鄆州高令公為齊王余方為列卿  
宣復為賓佐乎鬼曰不知也暉既寤欲掘而視之既而  
又告同僚曰鬼雖見訴其如吾稅舍何乃止廣順二年  
春朝廷以暉為高麗冊使三月至鄆節度使高行周以  
暉嗜酒留連累日旦夕沈醉其月二十三日晨興櫛髮  
狀如醉寐男泳視之已卒矣太平廣記云衛命使吳時  
越路由鄆州卒于郵亭

年六十一其年八月鄭帥齊王高行周亦夢鬼請齊王  
判官得無是乎晦從儒學好聚書嗜酒無儀檢然哀抱  
無他急于行義士友以此多之

張沆字太玄徐州人父嚴本州牙將沆少力学攻詞賦  
登進士第唐明宗子秦王好文然童年疎率動不由禮  
每賓僚大集手自出題令面前賦詩少不如意則壞裂  
抵棄沆初以刺謁秦王屬合座客各為南湖廳記因謂  
沆曰聞生名久矣請為此文沆不獲已從之及羣士記

成獨取沆所為勒之于石繇是署為河南府巡官秦王  
敗勒歸鄉里晉初秦維翰秉政沆以文干進用為著作  
佐郎集賢校理遷右拾遺維翰出鎮秦為記室從維翰  
入朝授殿中侍御史歲餘自侍御史改祠部員外郎知  
制誥召入翰林為學士維翰罷相馮玉用事不欲沆居  
禁密改右諫議大夫罷其職漢祖至汴轉右常侍復用  
為學士未幾遷工部尚書充職明年以營奉葬事求解  
職改禮部尚書及歸朝復為學士太祖以沆耳疾罷職

改刑部尚書廣順二年秋命為故齊王高行周冊贈使  
復命而卒贈太子少保沆性儒雅好釋氏雖久居祿位  
家無餘財死之日圖書之外唯使鄆之貲耳嗣子尚幼  
親友慮其耗散上言于太祖乃令三司差人主墓餘資  
市邸舍以贍其孤焉沆記覽文史好徵求僻事公家應  
用時出一聯以炫奇筆故不為馮玉所重雖有贖疾猶  
出入金門凡五六年漢隱帝末年楊戩遇害翌日沆方  
知之聽猶未審忽問同僚曰竊聞盜殺戩公其盜獲否

是時京師恠懼之次聞者笑之有仕人申光遜者與沆  
友善沆未病時夢沆手出小佛塔示光遜視其上有詩  
十四字云今生不見故人面明月高高上翠樓光遜既  
寤心惡之俄聞沆卒

張可復字伯恭德州平原人也父達累贈戶部侍郎可  
復略通儒術少習吏事梁末薦遊于魏鄆王羅紹威表  
為安陽簿唐天成初依晉公霍彥威于青州為從事晉  
公以其滑稽好避事目為姦兔兒長興中入朝拜監察

御史六遷至兵部郎中賜金紫晉天福中自西京留守  
判官入為秘書少監改左司郎中開運中遷左諫議大  
夫漢乾祐初湘陰公鎮徐方朝行中選可以從戎者因  
授武寧軍節度副使檢校禮部尚書及世宗鎮澶淵改  
鎮寧軍節度行軍司馬三年徵拜給事中世宗嗣位以  
澶淵幕府之舊拜右散騎常侍顯德元年秋以疾卒年  
七十三制贈戶部尚書可復無他才唯以謹愿保長年  
加之迂懦多為同列輕俊者所侮而累階至金紫居三

品之秩亦其命耶

于德辰字進明元城人也幼敏悟篤志好學及射策文  
場數上不調後唐明宗鎮邢州德辰往謁焉明宗見而

器之因得假官于屬邑後繼歷州縣歷仕晉漢周官至

贈工部尚書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為儒善詞賦會鄉曲離  
亂不獲從鄉薦因客于浮陽隨滄帥戴思遠入梁嘗以  
所為賦謁梁相李琪琪覽之欣然曰此道近難其人王

生升我堂矣繇是人士稱之尋薦為即墨縣令歷徐宋  
鄆青四鎮從事長興初鄉人馮道趙鳳在相位擢拜左  
補闕踰年以水部員外知制誥再遷中書舍人賜金紫  
清泰末以本官權知貢舉時有舉子崔頎者故相協之  
子也協素與吏部尚書盧文紀不睦及延將入貢院文  
紀謂延曰舍人以謹重聞于時所以去冬老夫在相位  
時與諸相首以長者聞奏用掌文衡然貢闈取士頗多  
面目說者云越人善泅生子方眸乳母浮之水上或駭

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酒子必無溺今若以名下取士即此類也舍人當求實才以副公望延退而謂人曰盧公之言蓋為崔頎也縱與其父不悅致意何至此耶來春以頎登甲科其年改御史中丞歲滿轉尚書右丞奉使兩浙吳人深重之復命授吏部侍郎改尚書左丞拜太常卿歷工禮刑三尚書周初以疾分司西洛授太子少保既而連月請告為留臺所糾改少傅致仕廣順二年冬卒時年七十三子億仕皇朝為殿中丞

申文炳字國華洛陽人也父郢唐左千年衛將軍文炳  
長興中進士擢第釋褐中正軍節度推官歷孟懷支使  
鄆城陝縣二邑宰自澧州觀察判官入為右補闕晉開  
運初授虞部員外知制誥轉金部郎中充職廣順中召  
為學士遷中書舍人知貢舉玉壺清話李慶顯德中舉  
進士工詩有云醉輕浮世  
事老重故鄉人樞密王朴以此一聟薦顯德五年秋以  
于申文炳文炳知貢舉遂為第三人

疾解職授左散騎常侍六年秋卒于家時年五十文炳  
為文典雅有訓誥之風執性舒緩待搢紳以禮中年而

卒皆惜之

扈載少好學善屬文賦頌碑贊尤其所長廣順初隨計于禮部文價為一時之最是歲升高等載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宋史李穀傳扈載以文章馳名樞密使王朴萬令知制誥除書未下朴詣中書言之穀曰斯人命薄庶不克享耳朴言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才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載遂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未幾卒世謂朴能為士載已病不能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士

院世宗憐之賜誥還第遣太醫視疾載為翰林學士年三十六卒載始自解褐至終纔四年而與劉袞皆有才

無命時論惜之劉袞彭城人神爽氣俊富有文藻繇進

士第任左拾遺與扈載齊名年二十八而卒

崇扈載傳  
原本殘闕

賈緯真定獲鹿人也

宋祁景文集賈令君墓誌銘賈氏  
自唐司空魏國公耽世貢滄州南

皮子孫稍稍徙真定五世祖諒高祖瑾曾祖處士諱少初有至性疾世方亂守鄉里不肯事四方祖諱緯

若學為文唐末舉進士不第遇亂歸河朔本府累署參軍

邑宰唐天成中范延光鎮定州表授趙州軍事判官遷

石邑縣令緝屬文之外勤于撰述以唐代諸帝實錄自武宗已下闕而不紀乃採掇近代傳聞之事及諸家小說第其年月編為唐年補錄凡六十五卷識者賞之

景文

集緝博學善詞章論議明銳一時諸儒皆屈唐自武宗後史錄亡散緝掇拾殘餘為唐季補錄數十萬言敍成敗事甚悉

晉天福中入為監察御史改太常博士緝常

以史才自負銳于編述不樂曲臺之任乃陳情于相座

又與監修國史趙瑩詩曰滿朝唯我相秉柄無親讎三

年司大董最切是編修史才不易得勤勤處處求愚從

年始立東觀思優游昔時人未許今來虛白頭春臺與  
秋閣往往興歸愁信運北闕下不繫如虛舟綿邈非所  
好一日疑三秋何當適所願便如昇瀛洲未幾轉屯田  
員外郎改起居郎史館修撰又謂瑩曰唐史一百三十  
卷止于代宗已下十餘朝未有正史請與同職修之瑩  
以其言上奏晉祖然之謂李崧曰賈緯欲修唐史如何  
對曰臣每見史官輩言唐朝近百年來無實錄既無根  
本要能編紀緯聞崧言頗怒面責崧沮已崧曰與公鄉

人理須相惜此事非細安敢輕言緯與宰臣論說不已  
明年春敕修唐史緯在籍中月餘丁內艱歸真定開運  
初服闋復起居郎修撰如故尋以本官知制誥緯長于  
記注應用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儕類不平之因  
目之爲賈鐵嘴開運中累遷中書舍人契丹入京師隨  
契丹至真定後與公卿還朝授左諫議大夫緯以久次  
綸閣比望丞郎之拜及遷諫署觖望彌甚蘇逢吉監修  
國史館修撰判文字甚知之尋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乾

祐中受詔與王仲寶儼修漢高祖實錄緯以筆削為已任然而褒貶之際憎愛任情晉相桑維翰執政日薄緯之為人不甚見禮緯深銜之及敍維翰傳身沒之後有白金八千錠他物稱是翰林學士徐台符緯邑人也與緯相善謂緯曰竊聞吾友書桑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但以十目所覩不可厚誣緯不得已改為白金數千錠緯以撰述之勞每詣宰執懇祈遷轉遇內難不果太祖即位改給事中判館如故先是寶貞固奏請修晉朝

實錄既竟亦望陞擢貞固猶在相位乃上疏抗論除拜不平既而以所撰日歷示監修王峻皆媒孽貞固及蘇禹珪之短歴詆朝士之先達者峻惡之謂同列曰賈給事家有士子亦要門閥無玷今滿朝並遭非毀教士子何以進身乃于太祖前言之出為平盧軍行軍司馬時符彥卿鎮青州以緯文士厚禮之緯妻以緯左遷駭惋傷離病留于京緯書候之曰勉醫藥來春與子同歸獲鹿廣順二年春緯卒及訃至妻一慟而終果雙柩北歸

聞者歎之緯有集三十卷目曰草堂集並所撰唐年補錄六十五卷皆傳于世

趙延乂字子英秦州人曾祖肖躬以明術數為通州司馬遇亂避地于蜀祖師古黠中經畧判官父溫珪仕蜀為司天監溫珪長于袁許之術兼之推步王建時深蒙寵待延問得失事微差跌即被詰讓臨終謂其子曰技術雖是世業吾仕蜀已來幾由技術而死爾輩能以他途致身亦良圖也延乂少以家法仕蜀由庶為奉禮部

翰林待詔蜀亡入洛時年三十天成中得蜀舊職延乂  
世為星官兼通三式尤長于袁許之鑒清泰中嘗與樞  
密直學士呂琦同宿于內廷琦因從容密問國家運祚  
延乂曰來年厄會之期俟過別論琦訊之不已延乂曰  
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在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際  
會諸公罕有卓絕福德者下官實有恤緯之僭其年兼  
衛尉少卿晉天福中代馬重績為司天監契丹入京師  
隨至鎮州時契丹將滿達為帥會漢高祖定兩京控鶴

都將李筠與諸校密謀劫庫兵逐契丹猶豫未決謀于

延又因假以術數贊成之契丹既去還京師官秩如舊

廣順初加檢校司徒本官如故太祖數召對焉

歐陽史周太祖

自魏以兵入京師召延又問漢祚短促者天數耶延又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淫酷刑法枉濫天下稱寬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弟欲誅其族聞延又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

延又善交遊達機變兼有技術見者歡心二年授太府

卿判司天監事其年夏初火犯靈臺延又自言星官所

忌又言身命官災併未幾其子卒尋又妻卒俄而延又

嬰疾故人省之舉手曰多謝諸親死灾不可逭也尋卒年五十八贈光祿卿

沈遘字期遠睢陽人也父振貝州永濟令累贈左諫議大夫遘幼孤以苦學為志弱冠登進士第釋褐除校書郎由御史臺主簿拜監察御史凡五遷至金部郎中充三司判官廣順中以本官知制誥世宗嗣位擢為翰林院學士歲滿拜中書舍人充職顯德三年夏以扈從南征因而遇疾歸及京而卒遘為人謙和勤于接下每文

士投贊必擇其賢者而譽之故當時後進之士多歸焉  
李知損字化機大梁人也少輕薄利口無行梁朝時以  
牒刺篇詠出入于內臣之門繇此浪得虛譽時人目之  
為李羅隱後累為藩鎮從事入朝拜左補闕歷刑兵二  
員外度支判官右司郎中坐受榷鹽使王景遇厚賂謫  
于均州漢初歸朝除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廣順  
中拜右諫議大夫時王峻為樞密使知損以與峻有舊  
遂詣峻求使于江浙峻為上言太祖素聞知損所為甚

難之峻曰此人如或辱命謹之可也太祖重違其請遂可之知損既受命大恣其荒誕之意遂假貲于人廣備行李及即路所經州郡無不強貸又移書于青州符彥卿借錢百萬及在郵亭行止穢雜王峻聞而復奏之乃責授棣州司馬世宗即位切于求人素聞知損狂狷好上封事謂有可采且欲聞外事即命徵還遽與復資數月之間日貢章疏多斥讞貴近自謀進取又上章求爲過海使世宗因發怒仍以其醜行日彰故命除名配沙

門島知損將行謂所親曰余嘗遇善相者言我三逐之

後當居相位余自此而三矣子姑待我後歲餘卒于海

中其庸誕也如此

五代史補李知損官至諫議大夫好輕薄時人謂之李羅隱至于親友間

往還簡牘往往引里巷常談謂之偈對常有朝士奉使

回以土物為贈其意猶望卻回知損覺之且貽書謝之

曰在小子一時間卻擬送去恐大官兩羅裏更不將來

乾祐中奉使鄭州時宋彥筠為節度彥筠小字忙兒因

宴會彥筠酒酣輒問曰衆人何為號足下為羅隱對曰

下官平素好為詩其格致大抵如羅隱耳故人為號彥

筠曰不然蓋為足下輕薄如羅隱知損大怒厲聲曰只

如令公人皆謂之宋忙兒未必使能故牛滿座皆笑

孫晟本名鳳

南唐書云孫忌高密人名鳳又名晟少舉進士

性陰賊好姦謀

少為道士工詩于廬山簡寂觀畫唐詩人賈島像懸于

屋壁以禮事之觀主以為妖妄執杖驅出之大為時輩

所嗤改儒服謁唐莊宗于鎮州授祕書省著作郎

南唐

書云豆盧革為相  
雅知忌辟為判官天成初朱守殷據夷門叛時晟為幕

賓贊成其事是時晟常擐甲露刃以十數騎自隨巡行

于市多所屠害汴人為之切齒城陷朱氏被誅晟乃遁

跡更名棄其妻子亡命于陳宋間

歐陽史云安重诲惡  
晟以為教守殷反者

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會同惡者送之過淮吳人方納  
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

叛亡即以僞官授之晟亦微有詞翰李昇僞尊楊浦為  
讓皇之冊文即晟之詞也故江南尤重之二十年間累  
歷僞任財貨邸第頗適其意晟以家妓甚衆每食不設  
食几令衆妓各執一食器周侍于其側謂之肉臺盤其  
自養稱恆也如是南唐書忌為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  
歸化卒二人正晝挺白刃入府求忌  
殺之入自西門更士倉卒莫能禦適忌間行在東門聞  
亂得民家馬乘之奔桐城叛卒不得忌乃殺都押衛李  
景崇而逸忌顯德三年春王師下廣陵江左驚窘李景  
坐敗光祿卿僞署晟為司空令奉貢于行在世宗遣右常侍劉悅伴

之賜與甚厚洎隨駕到闕舍于都亭驛禮遇殊優每召見飲之醇醴問以江南事歲但言吳畏陛下之神武唯以北面為求保無二也先是張永德守下蔡素與李重進不協每宴將校多暴其短一日永德乘醉乃大言重進潛蓄姦謀當時將校無不驚該繇是人情大擾後密遣親信乘驛上言世宗不聽亦不介意一日重進自壽陽去其部從直指永德帳下宴飲終日而去自此人情稍安時李景覘而知之因密令人齎蠟書遺重進勸為

不軌重進以其蠭書進呈世宗覽之皆斥讒反間之言  
世宗怒晟前言失實因急召侍衛都虞候韓通令收晟  
下獄與其從者百餘人皆誅之南唐書云世祖命都承  
旨曹翰護至右軍巡院  
猶飲之酒數酌輸起曰相公得罪賜自盡忌怡然整衣  
索易東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謝從者二百人  
亦皆誅死于翌日宰臣上謁世宗親諭之始知其事實  
東相國寺

議者以晟昔構禍于梁民今伏法于梁獄報應之道豈  
徒然哉晟性慷慨常感李景之厚遇誓死以報之釣磯立談  
云晟將命周朝自知不免私謂副使王崇實曰吾及將  
思之熟矣終不忍負永陵一抔土餘非所知也

下獄世宗令近臣問以江南可取之狀晟默然不對臨刑之際整其衣冠南望金陵再拜而言曰臣惟以死謝遂伏誅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 考證

周列傳十一 王延傳 改少傳致仕  
案歐陽史作以太子少保致仕

賈緯傳 開運中累遷中書舍人  
案王珪華陽集 賈文

元墓誌銘作曾祖緯晉中書舍人 宋史 賈昌期傳  
因之然緯實終于周非終于晉也 宋祁景文集 又作漢  
周間中書舍人 據此傳 緯仕漢周未嘗再為舍人 疑

景文集誤

趙延人傳 案歐陽史作趙延義

孫晟傳朱氏被誅晟乃匿跡更名棄其妻子亡命于陳

宋間 案孫晟一名忌南唐書云天成中與高肇同

事秦王從榮從榮敗忌亡命至正陽未及渡追騎奄

至疑其狀偉異睨之忌不顧坐淮岸捫敝衣齧虱追

者乃捨去是以晟為秦王賓客而出亡也與是書異

歐陽史從是書

滿達舊作麻答今改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 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五百三十三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李茂貞本姓宋名文通深州博野人祖鐸父端唐乾符中鎮州有博野軍宿衛京師屯于奉天文通時隸本軍為市巡累遷至隊長黃巢犯闕博野軍留于鳳翔時鄭畋理兵于岐下畋遣文通以本軍敗尚讓之衆于龍尾

坡以功為神策軍指揮使朱玫之亂唐僖宗再幸興元  
文通扈蹕山南論功第一遷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洋蓬  
壁等州節度使賜姓名茂貞僖宗親為製字曰正臣光  
化二年王行瑜殺朱玫于京師李昌符擁兵于岐下詔  
茂貞與陳佩等討之三年誅昌符車駕還京以茂貞為  
鳳翔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兼侍中隴西郡王大順二年  
觀軍容使楊復恭得罪奔山南興楊守亮據興元叛茂  
貞與王行瑜討平之詔以宰相徐彥若鎮興元茂貞違

詔表其假子繼徽為留後堅請旄鉞昭宗不得已而授之自是茂貞恃勳恣橫擅兵窺伺頗干朝政始萌問鼎之志矣既而逐涇原節度使張球洋州節度使楊守忠鳳州刺史滿存皆奪據其地奏請子弟為牧伯朝廷不能制大臣奏議言其過者茂貞即上章論列辭旨不遜姦邪者因之附麗遂成朋黨朝政于是隳焉昭宗性英俊不任其偏欲加討伐乾寧初命宰臣杜讓能調發軍旅師未越境為茂貞所敗茂貞乘勝進屯三橋京師大

震士庶奔散天子乃誅中尉西門重遂李周潼等謝之  
茂貞嚴兵不解勢將指閥抗言讓能之罪誅之方罷及  
韋昭度李谿為相茂貞聽崔昭緯之邪說復沮其事表  
昭度等無相業不可置之台司恐亂天下詔報曰軍旅  
之事吾則與藩臣圖之朝廷命相出自朕懷又請授王  
珙河中節度使詔報曰太原表先至已許王珂不可追  
改乾寧二年五月茂貞與王行瑜韓建稱兵入覲京師  
震恐天子御樓待之抗表請殺宰相韋昭度李谿以謝

天下移王珙于河中既還留其假子繼鵬宿衛即閻珪  
也時後唐武皇上表請討三鎮以寧關輔是歲七月太  
原之師至河中繼鵬與中尉景宣之子繼岌迫車駕幸  
鳳翔昭宗曰太原軍未至鑾輿不可輒動朕與諸王固  
守大內卿等安輯京師如太原實至吾可以方略制之  
繼鵬與景宣中尉駱全瓘因燔燒東市中夜大譟昭宗  
登承天門樓避亂令捧日都將李雲守樓下繼鵬率衆  
攻雲昭宗憑軒慰諭繼鵬彎弓大呼矢拂御衣中樓角

侍臣掖昭宗下樓還宮繼鵬即縱火攻宮門昭宗召諸王謀其所向李雲奏曰事急矣請且幸臣營雲乃與扈蹕都將李君慶衛昭宗出啟夏門駐華嚴寺晡晚出幸南山之莎城駐于石門山之佛寺是月武皇至渭北遣副使王瓊奉表行在昭宗以武皇為行營都統進討邠岐茂貞懼斬繼鵬繼晟上表待罪昭宗原之武皇曰不誅茂貞關輔無由寧謐時附茂貞者奏云若太原盡殄邠岐必入關輔京師憂未艾也乃詔武皇與茂貞和及

行諭誅武皇班師。茂貞怨望，驕縱如故。明年五月，制授  
茂貞東川節度使。仍命通王覃、王治禁軍于闕下。如茂  
貞違詔，即討之。茂貞懼，將赴鎮。王師至興平，夜自驚潰。  
茂貞因出乘之。官軍大敗，車駕倉卒出幸華州。茂貞之  
衆因犯京師，焚燒宮闈，大掠坊市而去。自此長安大內  
盡為墟矣。四年，昭宗復命宰臣孫偓統軍進討韓建。  
諫止。令茂貞上章請雪。光化中，加茂貞尚書令。岐王令  
其子繼筠以兵宿衛。天復元年十月，梁祖攻同華，勢逼

京師十一月六日繼筠與中尉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  
茂貞遂與全誨矯詔徵兵天下將討梁祖宰相崔彞召  
梁祖引四鎮之兵屯于岐下重溝複壘圍守三年茂貞  
山南諸州盡為王建所陷涇原秦隴邠鄜延夏皆降于  
汴茂貞獨據孤城內外援絕乃請車駕還京求和于汴  
即斬韓全誨等二十人首級送于梁祖自是兵力殲盡  
垂翅不振懼梁祖復討請落尚書令許之

九國志李彥琦傳彥琦本

姓楊氏鳳翔李茂貞委以心腹之任易姓李氏齒于諸子  
後昭宗西幸梁祖迎焉攻逼岐下者累年及昭宗東還

長圍方解大軍之後府庫空竭彥琦請使甘州以通回鶻注復二載美玉名馬相繼而至所獲萬計茂貞賴之

及梁祖建號茂貞與王建會兵于太原志圖興復竟無成功茂貞疆土危蹙不遂僭竊之志但開岐王府署天下官目妻為皇后鳴鞘掌扇宣詞全一如王者之制然尚行昭宗之正朔焉茂貞鼠形多智數軍旅之事一經耳目無忘之者性至寬有部將符道昭者人或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其爪牙熟寢經宿而還軍士有鬪而訴者茂貞曰喫令公一椀不托與爾和解遂致上下服之

尤善事母母終茂貞哀毀幾滅性聞者嘉之但御軍整  
眾都無紀律當食則造庖厨往往席地而坐內外持管  
鑰者亦呼為司空太保與夫細柳大樹之威名蓋相遠  
矣及莊宗平梁茂貞自為季父以書賀之及聞莊宗入  
洛懼不自安方上表稱臣尋遣其子繼曇來朝詔茂貞  
仍舊官進封秦王所賜詔敕不名又以茂貞宿望耆老  
特加優禮及疾篤遣中使賜醫藥問訊同光二年夏四  
月薨年六十九謚曰忠敬子從曇嗣

從曇茂貞之長子也未冠授諮議參軍賜緋魚袋尋遷  
領彭州副使鳳翔衙內都指揮使天復中自秦王府行  
軍司馬檢校太傅出為涇州兩使留後茂貞尋承制加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四鎮北庭行軍彰義  
軍節度使及唐莊宗平梁茂貞遣從曇入觀制加從曇  
兼中書令俄而茂貞薨遺奏權知鳳翔軍府事詔起復  
授鳳翔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三年九月以魏王繼  
岌伐蜀詔充供軍轉運應接使四年正月蜀平繼岌命

部署王衍一行東下至岐監軍使索重厚不與符印促令赴闕從曠至華下聞內難歸鎮明宗詔誅重厚從曠以軍民不擾重厚之力也不以前事為隙上表論救事雖不允時議嘉之天成元年五月制落起復加檢校太師其年九月敕曰李從曠等世聯宗屬任重藩宣慶善有稱忠勤甚著既預維城之列宜新定體之文是降寵光以隆惇叙俾煥承家之美貴從猶子之規宜于曠祀照上改稱從自長興元年明宗有事于南郊從曠入觀

禮畢移鎮汴州四年復入觀改天平軍節度使及唐末  
帝起兵于岐下盡取從曇家財器仗以助軍須末帝發  
離岐城吏民扣馬乞以從曇為帥末帝許之清泰初即  
以從曇復為鳳翔節度使仍封秦國公晉高祖登極繼  
封岐王秦王累食邑至一萬五千戶食實封一千五百  
戶少帝嗣位加守太保開運三年冬卒于鎮年四十九  
從曇少敏悟善筆札性柔和無節操當莊宗新有天下  
因入觀獻寶裝針珥于皇后宮時以為佞但進退閑雅

慕士大夫之所為有請謁者無賈不肖皆盡其敬鎮于  
岐山前後二紀每花繁月朗必陳勝會以賞之客有困  
于酒者雖吐茵墮幘而無厭色左右或有過未嘗笞責  
先人汧隴之間有田千頃竹千畝恐奪民利不令理之  
致岐陽父老再陳借寇之言良有以也子永吉歷數鎮  
行軍司馬五代史補李曠岐王之子昆仲間第六官至中書令世謂之六令公性情好戲為鳳翔節度因生辰鄰道持賀禮使俱至有魏博使久年如美婦人秦鳳使桂陋且多聾二人坐又相接而魏使在下曠因曰二使車一妍一醜何不相嘲以為樂事魏博使恃火後先起曰今日不幸與水草大王接席秦鳳使徐起

應曰水草大王不敢承命然吾子容貌如此又坐次相接得非水草大王夫人耶在坐皆笑

從昶茂貞之第二子也十餘歲署本道中軍使後唐同光中茂貞疾從昶年十五遣代兄從曇為涇州兩使留後朝廷尋加節制天成中明宗即位改鎮三峯累官至檢校太保會郊天大禮表請入觀以恩加檢校太傅俄有代歸闕授左驍衛上將軍改右龍武統軍未幾出鎮許田在鎮三年清泰中復入為右龍武統軍再遷左龍武統軍晉天福三年冬卒于官時年四十贈太尉從昶

生于紈綺少習華侈以逸遊讌樂為務而音律圖畫無不通之然性好談笑喜接賓客以文翰為賞曾無虛日復駕信釋氏時岐下有僧曰阿闍梨通五天竺語為士人所歸從昶凡歷三鎮無尤政可褒無苛法可貶人用安之亦將門之全嗣也弟從照歷龍州刺史諸衛大將軍卒

茂勲茂貞之從弟也唐末為鳳翔都將茂貞表為鄜州節度使累官至兼侍中梁祖之圍鳳翔也茂勲兵屯岐

山梁祖以羸師誘之命孔勍潛率勁兵襲下鄜州盡俘其家茂勲遂歸于梁改名周彞署元帥府行軍司馬開平中為河陽節度使從梁祖伐鎮州圍棗強縣時有一民縋城而出茂勲納之而不疑一日其民竊發以木檣擊茂勲踣于地賴左右救至僅免居無何還金吾上將軍副王瓚將兵于景店瓚令分屯西寨莊宗擊而敗之降為左衛上將軍逾年以太子太傅致仕同光中復名茂勲天成初以疾卒于洛陽

高萬興河西人祖君佐鄜延節度判官父懷遠都押衙  
萬興與弟萬金俱有武幹効用于本軍河西自王行瑜  
敗後郡邑皆為李茂貞之所強據以其將胡敬璋為節  
度使萬興為敬璋騎將昆弟俱有戰功邠州節度使楊  
崇本者茂貞之假子也號李繼徽梁祖既弑昭宗茂貞  
繼徽與西川王建之師會于岐陽以圖興復皆陳兵闕  
輔梁祖遣將王重師守雍州劉知俊守同州以拒之天  
祐五年冬敬璋卒崇本以其愛將劉萬子為鄜延帥萬

子以允暴而失士心又崇本為汴人所攻六年二月萬  
子葬敬璋將佐皆集于葬所萬興萬金因會縱兵攻萬  
子殺之歸欵于汴梁祖以萬興為鄜延招撫使與劉知  
俊合兵攻收鄜坊丹延等州梁祖乃分四部為二鎮以  
萬興萬金皆為帥及萬金卒梁祖以萬興兼彰武保大  
兩鎮累加至太師中書令封北平王莊宗定河洛萬興  
來朝預郊禮陪位既還鎮復以舊爵授之同光三年十  
二月卒于位以其子允韜權典留後

允翫字審機初仕梁朝起家授同州別駕尋加檢校右  
僕射改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充保大軍內外馬步  
軍指揮使唐同光中檢校太保充保大軍兩使留後萬  
興卒允翫自理奔喪天成初起復檢校太傅詔充延州  
節度使長興元年移鎮邢州頃之為右龍武統軍未幾  
授滑州節度使清泰二年八月卒于任年四十二詔贈

太師

韓遜本靈州之列校也會唐季之亂因據有其地朝廷

乃授以節鉞梁初累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開平中梁  
將劉知俊自同州叛歸鳳翔李茂貞以地褊不能容乃  
借兵以窺靈武且圖牧圉之地知俊乃率邠岐秦涇之  
師數萬攻遜于靈州遜竭力以拒之久之知俊遁去梁  
祖嘉之自是累加官至中書令封潁川郡王遜亦善于  
為理部民請立生祠堂于其地梁祖許之仍詔禮部侍  
郎薛廷珪撰文以賜之其廟至今在焉貞明初遜卒于  
鎮

沫遜之子也遜卒三軍推為留後梁末帝聞之起復正授靈武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貞明四年春靈武將軍尚貽敏等上言沫已服闋乞落起復梁末帝令中書商量宰臣奏曰舊例藩鎮落起復如先人已是  
一品階即與加爵如未是一品階即合加階乃授沫開府儀同三司唐莊宗明宗累加官爵天成四年夏沫卒朝廷以其弟澄為朔方軍節度觀察留後是歲有列校李賓作亂部內不安乃遣使上表請帥于朝廷明宗命

前磁州刺史康福為朔方河西等軍節度靈威雄警涼等州觀察處置度支溫池榷稅等使仍遣福領兵萬人赴鎮其後靈武遂受代焉

李仁福世為夏州牙將本拓跋氏之族也唐乾符中有拓跋思恭為夏州節度使廣明之亂唐僖宗在蜀詔以思恭為京城西北收復都統預破黃巢有功僖宗賜姓故仁福亦以李為氏思恭卒弟思諫繼之梁開平元年授思諫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思諫卒三軍立其子彝

昌為留後尋起復正授旄鉞三年春牙將高宗益等作亂尋昌遇害時仁福為蕃部指揮使本州軍吏迎立仁福為帥其年四月梁祖降制授仁福檢校司空充定難軍節度使未幾後唐武皇遣大將周德威會邠鳳之師五萬同攻夏州仁福固守月餘梁援軍至德威遁去梁祖喜之超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仁福自梁貞明龍德及後唐同光中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卒于鎮其年追封號王子尋超嗣

彞超仁福之次子也歷本州左都押衙遷防遏使仁福  
卒三軍立為帥矯為仁福奏云臣疾已甚已委彞超權  
知軍州事乞降真命明宗聞之遂以彞超為延州留後  
以延帥安從進為夏州留後朝廷慮不從命詔邠州節  
度使藥彥稠官苑使安從益等率師援送從進赴鎮仍  
降詔諭之云近據西北藩鎮奏定難軍節度使李仁福  
薨朕以仁福自分戎閫遠鎮塞垣威惠俱行忠孝兼著  
當本朝播越之後及先皇興復之初爰及眇躬益全大

節統臨有術遠邇咸安委仗方深凋殞何速忽窺所奏  
深愴予懷不朽之功既存于社稷有後之慶宜及于子  
孫但以彼藩地處窮邊每資經略厥子年纔弱冠未歷  
艱難或虧駕御之方定啟姦邪之使其李彝超已除延  
州節度觀察留後便勒赴任但夏銀綏宥等州最居邊  
遠久屬亂離多染四裔之風少識朝廷之命既乍當于  
移易宣普示于渥恩應夏銀綏宥等州管內罪無輕重  
常赦所不原者并公私債負殘久稅物一切竝放兼自

刺史指揮使押衙已下皆勒依舊各與改轉官資朕自  
總萬幾惟弘一德內安華夏外撫戎夷先既懷之以恩  
後必示之以信且如李從曠之守岐隴疆土極寬高允  
韜之鎮鄜延甲兵亦衆咸能識時知變舉族歸朝從曠  
則見鎮大梁允韜則尋除鉅鹿次及昆仲並建節旄下  
至將僚悉分符竹又若王都之貪上谷李賓之恠朔方  
或則結構契丹偷延旦夕或則依憑黨項竊據山河不  
稟除移惟謀旅拒縫興討伐已見覆亡何必廣引古今

方明利害祇陳近事聊諭將來彼或要覆族之殃則王都李賓足為鑿成彼或要全身之福則允勗從曠可作規繩朕設兩途爾宜自擇或慮將校之內親要之間幸彼幼沖恣其熒惑遂成騷動致累生靈今特差邠州節度使藥彥稠部領馬步兵士五萬人騎送安從進赴任從命者秋毫勿犯違命者全族必誅先令後行有犯無舍云其年夏四月彝超上言奉詔授延州留後已迎受恩命緣三軍百姓擁隔未克赴任明宗遣閻門使蘓繼

彥齋詔促之五月安從進領兵至城下彝超不受代從進駐軍以攻之秋七月彝超昆仲登城謂從進曰孤弱小鎮不勞王師攻取虛煩國家餉運得之不武為僕聞天子乞容改圖時又四面黨項部族萬餘騎薄其糧運而野無芻牧關輔之人運斗粟束藁動計數千窮民泣血無所控訴復為藩部殺掠死者甚衆明宗聞之乃命班師彝超亦上表謝罪乃授彝超檢校司徒充定難軍節度使既而修貢如初清泰二年卒于鎮弟彝興襲其

位

彝興本名彝殷皇朝受命之初以犯廟諱故改之彝超既卒時彝興為夏州行軍司馬三軍推為留後唐末帝聞之正授定難軍節度使晉天福初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少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八年秋彝興弟綏州刺史彝敏與其黨作亂為彝興所逐彝敏奔延州彝興押送到關骨肉二百餘口朝廷以彝興之故輦送本道斬之開運元年春詔以彝興為契丹西南面招討使漢乾祐

元年春加兼侍中是歲李守貞叛于河中潛使人構之  
彝興為出師駐于延州之北境上既而聞守貞被圍乃  
收軍而退周顯德中累加制守太傅兼中書令封西平  
王皇朝建隆元年春制加守太尉始改名彝興乾德五  
年秋卒于鎮贈太師追封夏王子光嗣繼其位其後  
事具皇朝日歷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攷證

世襲列傳一李茂貞傳椿曰都將李雲 案新唐書及通鑑俱作李筠是書韓建傳亦作李筠惟此傳作李雲

李茂勲傳一日其民竊發以木棓擊茂勲踣于地 案通鑑攷異引唐餘錄云乘強民欲擊梁祖誤中茂勲蓋傳聞之異辭也附識于此

高萬興傳五年冬敬璋卒 卒原本訛平今據文改正

李仁福傳拓跋思恭 案思恭歐陽史作思敬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  
攷證